

馬孟起興平雪恨
許褚裸衣關馬超
張永年反難楊脩
趙雲截江奪巧斗
取涪關楊高授首
諸葛亮痛失龐統

東阿賜劍顏良死
曹操抹書問韓遂
龐士元議取西蜀
孫權遺書退老瞞
攻雒城黃魏爭功
張翼德義釋嚴顏

三國誌 十

共二十

2119
11



2119
11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十

聖嘆外書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髮棄袍

周瑜在而孫劉離周瑜死而孫劉合曹操去而孫劉離曹操欲至而孫劉又合此兩家離合之機也乃孫方借劉以拒操而劉忽借馬以救孫則奇劉方約馬以拒操而操忽約韓以取馬則更奇韓不為操以攻馬而馬得合韓以攻曹則愈奇至於劉不助馬而助馬者乃是韓劉不約韓而約韓者乃是操馬非救孫而救孫者實是馬馬非應劉而借馬者實是劉是又事之最巧而文之至幻者矣

茂苑王宗崗序始氏評



曹操孫權之欲報父讐爲父也非爲君也私也馬超之欲報父讐爲父也亦爲君也公也馬騰爲衣帶詔而死則騰爲忠臣超爲父之死於衣帶詔而討操則超爲孝子而亦爲忠臣而前史誤書之爲賊誤書之爲反則大謬矣若斷以春秋之義直當書曰馬超起兵西涼討曹操斯爲得之曹操不能殺陶謙而以呂布回兵孫權不能殺劉表而反使魯肅弔孝烏覩所謂不共天地不同日月者乎若馬超者是真能報讐矣遶樹之鎗渡河之箭操之不死間不容髮雖天方助操不能遽斬國賊而使之心寒膽落魄散魂飛則謂馬超已誅曹操可也

君子觀於割鬚棄袍之事而竊以爲是漢帝之威靈也何也衣帶詔不降則義狀不立義狀不立則馬騰不死馬騰不死則馬超不來惟有帝之刺血所以有操之割鬚惟有帝之解帶所以

有操之棄袍耳

曹操每至危急時有曹洪救之有許褚救之有丁斐救之然而曹洪許褚之救是以救救也丁斐之救是以不救救也延津之戰棄糧與馬渭橋之戰放馬與牛前之餌敵所以取勝後之餌敵所以救敗則洪與褚之勇又不若丁斐之智耳當馬超戰潼關之時孫劉兩家若能虛而襲許都此大快事而孫權不爲劉備亦不爲其故何也蓋東吳之兵但能應敵而不能取敵一合淝且不下而何有於許昌乎且其所欲得者荊州耳志固不在中原也劉備則欲養其兵力以取西川卽東吳求救且不肯輕勞我師而何暇於襲許昌乎是其志雖在中原而西川未得不敢遽圖中原也曹操有可乘之勢而兩家未有能乘之力嗚呼豈非天哉

赤壁鏖兵之日徐庶曾乞一兵守潼關矣而此卷但見鍾繇不見徐庶何也意者徐庶此時已死乎不然庶縱不肯為操設謀而身在潼關恐不能謝其責也自赤壁一去更不見徐庶下落庶即不死我知其必記病而歸田里耳

却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陳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今劉備孫權結為唇齒若劉備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將提兵會合肥之眾逕取江南則孫權必求救於劉備衛意在西川必無心救權權無救則力乏兵衰江東之地必為丞相所得前欲使馬騰吳而在騰也至此則真伐吳矣若得江東則荆州一鼓可平也荆州既平然後徐圖西川天下定矣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即時起大兵三十萬逕下江南分合肥張遼准備糧草以為供給早有細作報知孫權權聚眾將商議張昭曰可差人往魯子敬處教急發書到荆州使玄德同力

拒曹子敬有恩於玄德其言必從且玄德既為東吳之婿亦義不容辭若玄德來相助江南可無患矣事急則孫劉復合但內兄不致書於妹文而必欲煩魯肅修書者以上有江上之追故耳故曰權從其言即遣人諭魯肅使求救於玄德凡事留人情後來好相見肅領命隨即修書使人送玄德玄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荆州玄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消動江南之兵也不必動荆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觀東南便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妙在不即說明令人測模不出使者去了玄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肥之眾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以退之孔明曰操平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也今操殺馬騰其子馬超見統西涼之眾必切齒操賊主公可作一書往結馬超使超與兵入關則操又何暇下江南乎馬騰死後便當接出馬超却偏因曹操伐吳孫權求救然後轉將出來事曲而文亦曲玄德大喜即時作書遣一心

腹人逕往西涼州投下却說馬超在西涼州夜感一夢夢見身臥雪地羣虎來咬驚懼而覺心中疑惑聚帳下將佐告說夢中之事帳下一人應聲曰此夢乃不祥之兆也衆視其人乃帳前心腹校尉姓龐名德字令名超問令名所見若何德曰雪地遇虎夢兆殊惡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言未畢一人踉蹌而入接前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視之乃馬岱也超驚問何爲岱曰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不幸事泄皆被斬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衆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即無立德書超之起兵決矣忽報荊州劉皇叔遣人賫書至馬超正說夢馬岱忽來馬超正哭折視之書畧曰

伏念漢室不幸操賊專權欺君罔上黎民凋殘備昔與令先君同受密詔誓誅此賊照應二十回中事今令先君被操所害此將軍不共天

地不同日月之讐也若能率西涼之兵以攻操之右備當舉荆襄之衆以逼操之前句則逆操可擒姦黨可滅讐辱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盡言立待回音

馬超看畢即時揮涕回書發使者先回隨後便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馬超正欲起兵韓遂之超至

遂府遂將出曹操書視之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都即封汝爲西涼侯立德致書於馬超用實寫曹操致書於韓遂用虛寫一實超拜伏

於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兄弟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有文勢韓遂扶起曰吾與汝父結爲兄弟安忍害汝汝若與兵吾當相

助立德之助是實韓遂之助是實馬超拜謝韓遂便將操使者推出斬之乃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進發那八部乃候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

楊秋也八將隨着韓遂合馬超手下龐德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殺

奔長安來寫得聲勢長安郡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引軍拒敵布陣於野
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
繇出馬答話代使寶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合繇大敗奔走只會寫
會廝殺我有筆如刀岱提刀趕來馬超韓遂引大軍都到圍住長安
不若別人壞寶劍
鍾繇上城守護長安乃西漢達都之處城郭堅固壕塹險深急切攻
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能攻破龐德進計曰長安城中土硬水鹹
甚不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饑荒不如暫且收軍只須如此
如此長安唾手可得此時妙在不敘明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差令
字旗傳與各部盡教退軍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退去鍾繇
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了只恐有計令人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
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大開城門放人出入即此便是計策至第五日人
報馬超兵又到軍民競奔入城此時龐德已鍾繇仍復閉城堅守却

說鍾繇弟鍾進守把西門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
時城邊轉過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龐德入城不用明敘至此突如其來如亞夫將軍從鍾進措手不及被龐德一刀斬於馬下殺散軍校斬關斷
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
池賞勞三軍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長安不敢議南征
照應前文東吳求救事此馬超救之而實立德救之也遂喚曹洪徐晃分付先帶一萬人馬替
鍾繇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
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洪性躁誠
恐悞事預為夫潼關伏筆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便隨後接應却說曹洪徐
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超領軍來關下把曹操二
代毀罵陳琳曹洪大怒要提兵下關廝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
將軍廝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輪流

九日在關上看時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多
於地上睡臥誘敵之計曹洪便教備馬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西涼兵棄
馬拋戈而走洪迺追趕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車聞曹洪下關
廝殺大驚急引兵隨後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
岱引軍殺至城外見馬岱與城中見龐德皆突如其來寫得聲勢曹洪徐晃急回走時一棒鼓
響山背後兩軍截出左是馬超右是龐德混殺一陣曹洪抵當不住
折軍大半撞出重圍奔到關上西涼兵隨後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
德直追過潼關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馬超接應龐德上
關曹洪失了潼關奔見曹操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
洪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計
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

糧車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
矣操大怒喝斬曹洪志却寧可無洪不眾官告免曹洪服罪而退操
進兵直扣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幾操令砍伐樹
木起立柵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次日操
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勢操
出馬於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箇箇英雄又見馬超生得面
如傅粉唇若抹朱腰細膀寬聲雄力猛白袍銀鎧手執長鎗立馬陣
前借曹操眼中上首龐德下首馬岱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謂超曰汝
乃漢朝名將子孫何故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
不容誅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讐吾當活捉生啖汝肉前是背後罵
只此數語亦抵說罷挺鎗直殺過來曹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
得一篇檄文說罷挺鎗直殺過來曹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
關到八九合于禁敗走張郃出迎戰二十合亦敗走李通出迎超奮

威交戰數合之中一鎗刺李通于馬下超把鎗望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西涼兵來得勢猛左右將佐皆抵當不住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掛孝曹操何敢穿紅袍之去紅只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袁紹人宮時鬍子大得便宜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即扯旗角包頸而逃絕快絕關公囊長鬚曹操包短鬚若云裏頭的是曹操則將斷其頸手後人有詩曰

潼關戰敗望風逃

孟德惶惶脫錦袍

劍割髯應喪膽

馬超聲價蓋天高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嚇操大驚左右將校見超趕來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操

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馬超從後使鎗棚來操遠樹而走超一鎗棚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或曰惡人死天之道也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過一將大叫勿傷吾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命走脫與榮陽救操功相似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亂氣力不如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一人恐被所算乃撥馬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趕曹操回寨却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曾多折軍馬操入帳嘆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不是寫曹洪是寫馬超遂喚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令教軍士堅守如亂動者斬諸將曰西涼之兵盡使長鎗當選弓弩迎之操曰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有長鎗安能便刺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皆私相議曰丞相自來征戰一身當先今敗於馬超何如此

之弱也作怪過了幾日細作報來馬超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乃是羌人部落操聞知大喜喜得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却對汝等說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又大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賀得諸將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進曰令丞相盛兵在此賊亦全部見屯關上此去河西必無准備若得一軍暗渡蒲阪津先截賊歸路丞相徑發河北擊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因曹操分兵故韓與馬亦分兵分則易間也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便教徐晃引精兵四千和朱靈同去徑襲河西伏於山谷之中待我渡河北同時擊之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軍暗暗去了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阪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領兵渡渭河早有細作報知馬超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準備船筏欲渡河北必將過吾之後也吾當引一軍循河拒住岸北操兵不得渡

不消二十日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却行而擊之操可擒矣長江不可渡幾不可渡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有云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却於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不死於陸必死於水其不死者天也超曰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却說曹操整兵已畢分三停軍前渡渭河北及人馬到河口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按劍坐於南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白虎來臨騰蛇發動眾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而不動按劍指綸休開只顧其前不顧其後鳥巢燒糧時亦用此法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已離不得百餘步許褚許褚扭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爭

欲上船逃命船小將翻褚掣刀亂砍傷船手盡折倒於水中舟中之
急將船望下水掉去許褚立於梢上忙用木槁撐之操伏在許褚脚
邊許褚為曹操手下將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
塔箭喝令驍將遶河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
之操無洪則死於陸無褚則馬超箭不虛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
水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於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
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篙撐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以旗包
遮脚不謂旗與鞍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追操甚
急恐傷操命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驅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
涼兵見之都回身爭取牛馬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曹操不死虧
虧了鞍又虧了牛馬。虧了放牛救了水方到北岸便把船後鑿沉
中一老牛虧了放馬退了岸上一怒馬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披重鎧箭

皆飲在甲上眾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問安操大笑曰我今
日幾為小賊所困每敗必笑褚曰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
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有知者答曰渭南縣令丁斐也小
頃斐人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為典軍校
尉斐曰賊雖暫去明日必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准備了也
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暫為寨脚賊若來時陳兵於甬道
軍內虛立旌旗以為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土棚蓋河內以兵誘
之賊急來必陷賊陷便可擊矣但為自守之計却說馬超回見韓遂
說幾乎捉住曹操有一將奮勇負操下船去了不知何人遂曰吾聞
曹操選極精壯之人為帳前侍衛名曰虎衛軍以驍將典韋許褚領
之因許褚并提起典韋典韋已死今救操者必許褚也此人勇力過
人人皆稱為虎痴如遇之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其名久矣遂曰今

操渡河將襲我後可速攻之不可令他創立營寨若立營寨急難剿
除超曰以姪愚意還只拒住北岸使彼不得渡河乃為上策遂曰賢
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命龐德為先鋒跟叔父前去於
是韓遂與龐德將兵五萬直抵渭南操令眾將於甬道兩旁誘之龐
德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於陷馬坑內龐德
躡身二跳躍出土坑立於平地立殺數人步行欲出重圍寫龐德聲勢為後交
戰關公韓遂已被困在垓心龐德步行救之正遇着曹仁部將曹永
被龐德一刀砍於馬下奪其馬殺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投東南而
走龐德失馬奪馬許褚背後曹兵趕來馬超引軍接應殺敗曹兵復
救出大半軍馬戰至日暮方回計點人馬折了將佐程銀張橫陷坑
中死者二百餘人韓遂入將中超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操於河
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輕騎去劫野營遂曰須分兵

前後相救於是超自為前部令龐德馬岱為後應當夜便行却說曹
操收兵屯渭北喚諸將曰賊欺我未立寨柵必來劫野營可四散伏
兵虛其中軍號砲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超遂之謀早眾將依
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却先使成宜引三十騎往前哨探成宜見無
人馬逕入中軍操軍見西涼兵到遂放號砲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
三十騎成宜被夏侯淵所殺韓遂入將中馬超却自從背後與龐德
馬岱兵分三路蜂擁殺來正是
縱有伏兵能候敵 怎當健將共爭先
未知勝負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鬪馬超
曹操抹書間韓遂

馬超者蜀中五虎將之一也此卷於其未入蜀之時先寫馬超之勇而將寫馬超之勇先寫許褚之勇寫許褚正以寫馬超也然許褚但矜其勇而馬超鬪之亦不過以勇鬪勇耳馬騰之輕入虎口固爲忠有餘而智不足馬超之徒恃虎威其亦勇有餘而謀未足與

兵法有妙於用間者勝一人難勝兩人易以一人不可間而兩人則可間也聚兩人於一處而勝之難分兩人於兩處而勝之易以兩人之聚不可間而兩人之分則可間也然而間之則非一術矣有馬上之語而書中之字可疑有書中之字而馬上之語愈可疑間之則又非無端矣使之前操先有書有前之書而後之書可疑割地之時遂亦有書有我之書而彼之書亦可疑操之所以疑超者蓋深得兵家間法之妙云

周瑜之愚蔣幹妙在黑夜曹操之間韓遂又妙在白日愚蔣幹之書妙在明白間韓遂之書又妙在糊塗周瑜帳前之語妙在說極要緊話曹操馬上之語又妙在說極沒要緊語騙法不同愈出愈妙寫來好看殺人

天下豈有兩陣封圓而但敘寒溫無一語及軍士者又豈有遣使送書精密如曹操而誤封草藁者此明係反間之計而韓遂不知乃含糊以對馬超馬超安得不怒乎然則馬超之疑雖曹操之智足以使之而亦韓遂之愚有以成之耳

馬超斷韓遂之手猶自斷其手也韓遂因馬超之疑而欲圖馬超亦猶自斷其手也兩人之相救當如左右手而乃自相矛盾使曹操拱手而享其利袖手而觀其敗豈不深可惜哉

孫權之兵事決於大都督劉備之兵事決於軍師而唯智操則

自攬其權而獨運其謀雖有眾謀士以贊之而裁斷出諸臣之上又非劉備孫權比也觀其每運一計其始必為眾將之所未知其後乃為眾將之所歎服唐太宗題其墓曰一將之智有餘良然良然

操每見西涼之添兵而大喜蓋以兵多則糧不能繼一可喜也兵多則心不能一二可喜也烏巢之戰以少而勝赤壁之戰以多而敗操之料人亦以已之得失料之而已

張角之以左道惑眾已隔五十餘回矣此卷忽有一左道之張魯以配之角有兄弟三人魯則有父子祖孫三世角有太平道人太賢良師之名魯則有師君祭酒鬼卒之號何其不謀而相類也蓋劉備之將聚桃園則以黃巾為之始而劉備之將入西蜀則以張魯為之端是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却說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屯兵渭口日夜分兵前後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隻鎖練作浮橋三條接連南岬曹仁引軍夾河立寨將糧草車輛穿連以為屏障馬超聞之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着火種與韓遂引軍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前有赤壁之燒後有渭河之燒操兵抵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曹操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荀攸曰可取渭河沙土築起土坡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馬超又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馬軍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時當九月盡天氣暴冷彤雲密布連日不開妙有開筆曹操在寨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人來見丞相欲陳說方畧操請人見其人鶴骨松姿形貌蒼古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婁名子伯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丞相欲踏渭安營久矣今

何不乘時築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有何良策賜教子伯
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
矣前攻冀州之時有老叟陳說天時前後遇相對風起之後驅兵士運
土澆水比及天明土城已就操大悟厚賞子伯子伯不受而去金帛
高則高矣但不明順逆有愧隱士之名彼四皓是夜北風大作操盡
驅兵士澆土澆水為無盛水之具作繚囊盛水澆之隨築隨凍比及
天明沙水凍緊土城已築完操之焚寨特有水助細作報知馬超超
領兵觀之大驚疑有神助次日集大軍鳴鼓而進操自乘馬出營止
有許褚一人隨後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
超乘馬挺鎗而出操曰汝欺我營寨不成今一夜天已築就汝何不
早降老賊妄稱天命天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見操背後一人睜
圓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極寫許褚英勇以超疑是許褚乃揚鞭

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提刀大叫曰吾即譙郡許褚也
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不敢動乃勒馬回前夢象虎而疑操亦引許
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
此軍中皆稱褚為虎侯註一筆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馬
超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與死戰即使人下戰書說虎侯單搦馬
超來日決戰超接書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即批次日誓殺虎癡
褚一虎也超亦一虎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德為左翼馬
超為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鎗縱馬立於陣前高叫虎癡快出曹操
在門旗下回顧眾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此語是言未絕許褚拍
馬舞刀而出馬超挺鎗接戰鬪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各
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前又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
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

許褚正是極寫馬起○曹操棄袍許褚棄甲棄甲亦算輸矣兩軍大駭兩個又關到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鎗望褚心窩刺來褚棄刀將鎗挾住兩箇在馬上奪鎗許褚力大一聲響拗斷鎗桿各拿半節在馬上亂打以厮殺始以笑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夾攻龐德馬代見操將齊出麾兩翼鐵騎橫衝直撞灑殺將來操兵大亂許褚臂中兩箭誰叫汝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壕邊操兵折傷大半未行反問之前操軍屢敗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滑口謂韓遂曰可見將在謀而不在勇也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真虎癡也却說曹操料馬超可以計破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攻一日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擲兜鍪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伍員不死楚不得安曹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忿厲聲曰吾寧死於此地誓滅馬賊遂引本部千餘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

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曹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擺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厮殺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就撤了夏侯淵直取曹操寫馬超志在報讐不但是勇實見其孝操大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大驚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言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和兩家且各罷兵捱過冬天到春暇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未決馬超不欲和而韓遂欲和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韓遂遣楊秋為使直往操寨下書言割地請和之事曹操反問之書未來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辭去賈詡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偽許之然後用反間計令韓馬相疑則一鼓可破也賈詡前為李催策馬騰今為曹操策馬超始終助逆雖智謀不足取也操撫掌大

喜曰天下高見多有相合文和之謀正吾心中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一面教塔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謂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奸雄難測倘不準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輪流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向徐晃分頭隄備以防其詐兩下分開反開之計便可從此而入韓遂依計而行早有人報知曹操操顧賈詡曰吾事濟矣問來日是誰合向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操引眾將出營左右圍繞操獨顯一騎於中央韓遂部卒多有不識操者出陣觀看想是要看短鬚子操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割髮裏頸之時惟恐被人識認今却出而示人好生大膽兩韓將軍會話韓遂即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嘗以

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對陣之時忽敘年家將軍今年妙齡幾何既敘寒溫又敘年齒全不似對陣時語是極沒要緊話却是極要緊處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往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不見鬚髮滿而今失去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好極妙極說罷大笑相談有一箇時辰方回馬而別好極妙極各自歸寨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超忙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獨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在曹操算中却說曹操回寨謂賈詡曰公知吾陣前對語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尙未足問二人某有一策令韓馬自相讐殺操問其計賈詡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要害處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與韓遂故意使馬超知之超必索書來看若看見上面要緊去處盡皆改抹只

猜是韓遂恐超知其機密事自行改抹正合着單騎會語之疑疑則

必生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將使互相離間超可圖矣敘談不足

書中有塗抹則疑語中亦必有隱諱矣因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

封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多帶從

使馬超知之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愈疑逕來韓遂處索

書看韓遂將書與超超見上而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

抹糊塗遂曰原書如此不知何故超曰豈有以草藁送與人耶必是

叔父怕我知了詳細先改抹了俱在賈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藁誤

封來了般皓空兩曹操草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細之人豈有差

錯吾與叔父併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日吾

在陣前賺操說話汝從陣內突出一鎗刺殺便了讀至此為超曰若

如此方見叔父真心兩人約定次日韓遂引侯遷李堪梁興馬玩楊

秋五將出陣馬超藏在門影裏韓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將軍請

丞相攀話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逕出陣前與韓遂相見馬離數步

洪馬上欠身言曰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切莫有誤言訖便回馬

對語之後繼之以可疑之書送書之後又繼之以可疑超聽得大怒挺

疑之語前既自出後換他人奸雄機智真不可及鎗驟馬便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休疑我無反心馬

超那裡肯信恨怨而去韓遂與五將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

馬超倚仗武勇常有欺凌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讓以某愚

見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弄假成真俱在遂曰吾與馬

騰結為兄弟安忍背之楊秋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遂曰誰可以通

消息楊秋曰某願住遂乃寫密書遣楊秋逕來操寨說投降之事假

換得真書曹操大喜許封韓遂為西涼侯楊秋為西涼太守其餘皆

操大得便宜有官爵約定放火為號其謀馬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言其事約

約

約

定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五
 將各懸刀劍聽候韓遂商議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決
 不想馬超早已探知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令龐德馬岱為
 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與韓遂密語只聽得揚秋口中
 說道事不宜遲可速行之韓幹在周喻帳中所聽之語是實一實一虛前
 後惡超大怒揮劍直入大喝曰羣賊焉敢謀害我眾皆大驚超一
 劍望韓遂面門剝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早被砍落韓遂手痛不是
 曹操手毒耳五將揮刀齊出超縱步出帳外五將圍繞溺殺超獨揮寶劍
 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濺飛砍翻馬玩剝倒梁與五將中又三將
 各自逃去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去帳後一把火起
 各寨兵皆動超連忙上馬龐德馬岱亦至互相瀾戰超領軍殺出時
 操兵四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

相併殺超不見了龐德馬岱乃引百餘騎截於渭橋之上天色微明
 方知瀾殺了一夜只見李堪領一軍從橋下過超挺鎗縱馬逐之李堪拖鎗
 而走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起來禁開弓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
 急閃過却射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三將中又去其一曹操欲借
 禁殺李堪為之一笑超回馬來殺于禁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住劄操兵前後
 大至虎衛軍當先亂箭夾射馬超超以鎗撥之矢皆紛紛落地寫得
 畏超令從騎往來突殺爭奈曹兵圍裏堅厚不能衝出超於橋上大
 呼一聲殺人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衝突却被暗弩射倒
 坐下馬馬超墮於地上操軍逼合正在危急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
 來乃龐德馬岱也此是絕二人救了馬超將軍中戰馬與馬超騎了
 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聞馬超走脫傳令諸將無分晝夜
 務要趕倒馬兒如得首級者千金賞萬戶侯生獲者封大將軍與前

豫州彷彿衆將得令各要爭功迺追襲馬超顧不得人馬困乏只顧奔走從騎漸漸皆散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止剩得三十餘騎與龐德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以上按下馬超曹操親自追至安定知馬超去遠方收兵回長安衆將畢集韓遂已無左手做了殘疾之人韓遂無手曹操無鬚同病相憐爲之一笑操教就於長安歇馬授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口入將止剩其二下令班師回許都涼州衆軍楊阜字義山逕來長安見操問之楊阜曰馬超有呂布之勇深得羌人之心今丞相若不乘勢勦絕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爲後文馬超奪隴西張本操曰吾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爲孤保之阜領諾又保薦韋康爲涼州刺史同領兵屯冀城以防馬超爲後文楊阜破馬超張本阜臨行請於操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爲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阜辭而去衆將皆問曰

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老賊用兵每爲衆將所不識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南守而河西不準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爲甬道築冰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準備吾乃巧用反間畜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荀彧謂操用兵如神信然衆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兵添衆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今皆來聚一處其衆雖多人心不一易於離間一舉可滅吾故喜也孟德新書雖不傳只此一段可常新書一則衆將拜曰丞相神謀衆不及也操曰亦賴汝衆文武之力遂重賞諸軍留夏候淵屯兵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候淵保舉馮翊高陵人姓張名既字德容

為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鷲駕出郭迎接明明
賊非迎討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漢相蕭何故事自
此威震中外以上接下曹操這消息播入漢中早驚動了漢寧太守
張魯原來張魯乃沛國豐人其祖張陵在西川鵠鳴山中造作道書
以惑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百姓但有學道者助米
五斗世號米賊神妙絕張衡死張魯行之張角與張魯一箇橫敘三人
後遷邈曾在漢中自號為師君稱謂其來學道者皆號為鬼卒稱謂
為首者號為祭酒愈出奇領眾多者號為治頭大祭酒愈出奇務以誠信
為主不許欺詐如有病者即設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已過
當面陳首然後為之祈禱主祈禱之事者號為姦令祭酒愈出奇祈禱
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為三官手書一通在於
山頂以奏天一通埋於地以奏地一通沉於水底以申水官天公地

與天官地官水官如此之後但病痊可將米五斗為謝今之僧道替
前後又遷邈相對每以鋪燈鎮壇騙人米粟不若米賊之猶為老實也又蓋義舍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許過
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誅天只怕不管境內有犯法
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
雄據漢中之地已三十年國家以為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為鎮南
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進貢而已張角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當年
聞操破西涼之眾威震天下乃聚眾商議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
敗曹操必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漢寧王何不竟稱漢中督兵拒曹
操諸軍以為何如閻圃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眾財富糧足四面
險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民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愚意
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為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
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以上又按下張魯以下接入劉早有細

作報入川中却說益州劉璋字季玉卽劉焉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
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焉官至益州牧與平元年患
病疽而死此第一卷中便以劉焉作引至州太史趙韜等共保障爲益
州牧璋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讐劉表與孫權有讐劉璋與張魯
璋在曹操青梅煮酒之時劉備已說出兩璋使龐羲爲巴西太守以
人名字至此方纔敘明來歷亦遙應前文璋使龐羲爲巴西太守以
拒張魯時龐羲探知張魯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
得此信心中大憂急聚衆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口主公放心某
雖不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正是

只因蜀地謀臣進 致引荆州豪傑來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孟德新書或有以其不傳爲可惜者不知兵不在書卽使其書
傳而書中之意豈書之所能傳乎得其書而化之雖舊亦新執
其書而泥之雖新亦舊得其書中之意則無以書爲也不得其
書中之意則又何以書爲也夫善兵者不言兵曹操有書而孔
明無書是以曹操之用兵不及孔明云

張松暗暗把一西川欲送與曹操曹操却白白把一西川讓與
玄德玄德以謙德之曹操以驕失之也許攸狎侮曹操而操獨
能忍者當未破袁紹之時故氣抑而善下張松狎侮曹操而操
不能忍者以旣破馬超之後故志滿而易驕耳
文有隱而愈現者張松之至荆州凡子龍雲長接待之禮與玄
德對答之言明係孔明所教篇中只寫子龍只寫雲長只寫玄

德更不敘孔明如何打點如何指使而令讀者心頭眼底處處有一孔明在焉真神妙之筆

孔明深欲為玄德取西川又明知張松此來是賣西川卻教玄德只做不知憑他挑撥並不提起直待張松忍耐不住自吐衷曲最似今之巧於貿易者極欲買是物偏故作不欲買之狀直待賣者求售然後取之寫來真是好看

西川畫圖一軸孔明在草廬時已曾取以示玄德何待張松而後見之曰孔明之圖不過形勢之大畧也張松之圖必其險要曲折之詳備者也大畧雖已可見而至於何處可以屯糧何處可以伏兵不有張公安能知其詳哉况將入一險峻之西川則必有人焉為之先容為之內應是其得松又不專在於得圖耳玄德迎張松之計孔明教之而取西川之謀則龐統主之何也

蓋孔明欲以守荊州之責自任而特以取川之事委之龐統也以荊州當吳魏之衝苟我方入川而吳魏乘虛來襲將奈之何故劉璋之使不來則西川不可入荊州之守不重則西川亦不可入

當劉表之迎劉備也忌之者蔡瑁一小人耳至於劉璋欲迎而黃權爭之李恢爭之劉巴爭之王累又以死爭之此數人者皆君子也未得孔明之前則一小人之忌幾為其所中兼得龐統之後則眾君子之爭曾不以為憂得士者昌於茲益信

却說那進計於劉璋者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鏤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龐統貌醜張松亦人者不可以相天下士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為所滅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

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張松看得曹操中意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為進獻之物遣張松為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圖為記承年張舖出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有此一句暗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晚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此蘇秦所謂因鬼見帝者也然走然操坐於堂上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曰為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進操叱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好言而惡言盜賊者秦之趙高宋之賈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似道則然不謂曹操亦作此語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為太平耶據白操先見張松人物畏

瑣五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曹操不以貌陋而輕張松何也蓋龐統左右責松曰汝為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急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身雖短而忽增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中原豈有諂佞者乎松觀其人單肩細眼貌白神清一俊一醜問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現為丞相門下掌庫主簿此人博學能言智識過人松知修是箇舌辨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出外面書院中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主之命雖赴湯蹈火弗敢辭也修問蜀中風土何如松曰蜀為西郡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劍閣之雄回還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雞鳴犬吠相聞市井間間不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

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莫可及也張松口中誇示之語修又問曰蜀

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伏波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

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記豈能盡數

既誇地靈又誇人傑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

全才智勇足備忠義慷慨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

不可勝記既誇先賢又誇時俊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濫充別駕之任甚不稱

職敢問公為朝廷何官修曰見為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公世代簪

纓何不立於廟堂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孔融稱揚

德而其子乃為曹操所用且操會執辱楊修聞言滿面羞慙強顏而

答曰某雖居下寮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

有開發故就此職耳不日附操之勢而曰服操松笑曰松聞曹丞相

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

教誨以開發明公耶既笑楊修又笑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

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於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

孟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曹操以

張松又以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為何書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

倣孫子十三篇而作若倣十三篇便公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

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為新書此是戰國

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為己能正好瞞足下耳今之盜竊他

已有者恨不令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公言蜀中

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

從頭至尾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不是曹操誦襲他人文却是修

大驚曰公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後人有詩讚曰

古怪形容異 清高體貌疎 語傾三峽水 目視十行書

膽量魁西蜀 文章貫太虛 百家并諸子 一覽更無餘

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操曰語言不遜吾故慢之修曰丞相何容一禍衡何不納張松照應二操曰禍衡文章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且無論其口似懸河辨才無礙適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書示之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此博聞強記世所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記操曰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今人文字多有暗燒之也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氣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軍容之盛楊修誇之以文曹操又耀之以武教他回去傳說吾即日下了江南便來收川修領命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

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颯彩人馬騰空松斜目

視之斜日便有傲良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

否松曰吾蜀中不會見此兵革但以仁義治人妙甚惡甚文不足動之而欲以武動

之曹操已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

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

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

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

鬚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當面嘲笑亦

數語新書即不暗操大怒曰豎儒怎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

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奈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

操怒氣未息苟或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有此一翻受侮松

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郡與曹操

誰想如此慢人把一箇西川亂棒打落了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快
快空回須被蜀中人所笑吾聞荆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徑
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見一箇主顧不著只得再尋一箇於是乘馬
引僕從望荆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
餘騎爲首一員大將輕收軟扮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
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明明是孔明調度妙在不敘出來令讀者
自知松下馬答禮曰莫非常山趙子龍平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
德命爲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驅馳特命趙雲聊奉酒食言罷軍士跪
奉酒食雲敬進之極其恭敬便與曹操相反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
果如此俱在孔算中遂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荆州界首是日
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馬前施禮
曰奉兄長將令爲大夫遠涉風塵合關某灑掃驛庭以待歇宿又明是

孔明調遣妙在只不敘明令讀者自知之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入館舍請禮敘坐須臾
排上酒筵二人殷勤相勸又極其恭敬務與曹操相反飲至更闌方始罷席宿了
一宵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立德
引著伏龍鳳雛親自來接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非敬張松也松
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遠不
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敘渴仰
之思實爲萬幸非請張松直請得一箇西川來了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
上各各敘禮分賓主依次而坐設宴款待飲酒間玄德只說閒語並
不提西川之事孔明法絕妙松以言挑之曰今皇叔守荆州還有幾郡
孔明答曰荆州乃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今我主因是東吳女
婿故權且在此安身却用孔明回答妙甚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
富饒且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漢朝皇叔反不能占據州郡其他皆

漢之蠹賊却都恃強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又換龐統回答妙甚
 安身龐統便言也人合當相讓一吹一唱大家說著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
 龐統不平之語漸漸說得近了却用玄德一語漾開去妙甚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
 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
 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玄德一味謙遜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
 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三日後還不提起妙甚松辭去玄德於十里長亭設宴
 送行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外留敘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
 時再得聽教到西川來言罷潸然淚下非為張松而淚也張松自思立
 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曰松亦思朝
 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荆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
 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荆州不可居尚未說玄德曰故知如
 此但未有安跡之所以言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智能

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眾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矣至此更耐不得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
 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張松明明說出已是極力相就松
 曰某非賣主求榮實實是此四字偏要辨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
 肝膽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
 北時思侵犯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於操何期逆
 賊恣逞奸雄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公不打破自招明公先取西川為
 基然後北圖漢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
 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為內應未知鈞意若何連日殷
 正為要釣他這幾句話玄德曰深感君之厚意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
 天下人唾罵又推開一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著鞭在
 先今若不取為他人所取悔之晚矣皆是孔明龐統意中之語却

德曰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能聯轡雖欲取之
用何良策此處方應承却便要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透與玄德曰
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孔明用計至
玄德畧展視之上面盡寫著地理行程遠近濶狹山川險要府庫錢
糧一一俱載明白松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
達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荆州時可以心事共議又引出兩人
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事成必當厚報松曰松遇
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報乎說罷作別極似迎賓館中說分
纔一露孔明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
正正字孝直右扶風郡人也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
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
輕輕將一國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
賣與人

同又何疑焉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密
語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
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三人撫掌大笑做買賣歸了法正謂
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為使可往荆州不用二
却法孟用張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
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為言彼已有取川之心先將取璋曰似此如之
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待他自問璋
曰何計松曰荆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赤壁鏖
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為外援
可以拒曹操張魯矣不須玄德自來却使劉璋璋曰吾亦有此心久
矣誰可為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即召二人人修書一封
令法正為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為援正

商議問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
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視其人乃西閬中巴人姓黃名權字
公衡見為劉璋府下主簿黃權後亦從劉備而此時則忠於劉璋璋問曰玄德與我同
宗吾故結之為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柔能克
剛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
雲黃忠魏延為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劉備安肯伏低做小
與郭嘉之度劉表其語相同若以客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二主今聽臣言則西蜀
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則主公有壘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荆州過必
與劉備同謀如其言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
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
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從其言遣法正
行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韓馥欲招袁紹取武

關純諫之劉璋欲招立德而黃權王累諫之前後正復相類累頓首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說自
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
癰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患况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
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荆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來西川
休矣王累之言更切於黃權故其後黃權不死而王累獨死璋叱曰再休亂道立德是我同宗
他安肯奪我基業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法正離益州逕取
荆州來見立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立德拆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久伏電天蜀道崎嶇
未及齎貢甚切惶愧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尚然况宗族
乎今張魯在北且夕與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
乞鈞聽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義即日與師勦滅狂寇永為唇
齒自有重酬即以西書不盡言崇候車騎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玄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
 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前張松初來再三推調今
日却急於自說矣前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道哉蓋聞馬逢伯樂
緩後急變化不同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只消將張松
更說自家話玄德曰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嘆息尚思鶴鶴尚存一
 枝狡兔猶藏三窟何況人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季玉係
 備同宗不忍相圖既言欲得西川却又假意推調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
 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
 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語乎將軍欲取某當效死前得
今又得一一鄉導玄德拱手謝曰尙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
 玄德獨坐沉吟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
 疑耶玄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統曰荆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

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爲內
 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如范蠡天以吳賜越之語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
 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
 乃可成不忍取劉表正是此意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
 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
 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並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
 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爲大國何負於信此處說封以大國後乃今
 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
 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荆州重地必須分兵
 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
 翼德趙子龍守荆州孔明應允取川之謀惟龐統力勸取於是孔明
 總守荆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

江陵鎮公安立德令黃忠為前部魏延為後軍立德自與劉封關平
 在中軍龐統為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
 來降二十七卷中所伏立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
 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著拜見立德說劉益州令某
 領兵五千遠來迎接立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報沿
 途州郡供給錢糧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立德即下令往備車乘帳幔
 旌旗鎧甲務要鮮明主簿黃權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某
 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既於遣使時諫之張松
 曰黃權此言疎間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
 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吾權叩首流血近前口啣璋衣而諫璋大怒
 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箇黃權之齒落黃璋喝左右推出黃
 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

死地即伏於堦前而諫璋視之乃建寧愈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
 曰切聞君有諍臣父有諍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
 人川是猶迎虎於門也李恢後來亦事立德璋曰立德是吾宗兄安
 肯害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
 子不復為主公效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
 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論是賣國之人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
 益次日上馬出榆橋門人報從事王累自用繩索倒弔於城門之上
 一手執諫章一手仗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於此地
如此諫法
 益州從事臣王累泣血懇告竊聞良藥若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
 於行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會盟於武關為秦所困今主公輕
 離大郡欲迎劉備於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於

市絕劉備之約則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業亦幸甚

劉璋觀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數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割斷其索撞死於地黃權李恢之識同於王累而後人王累之忠則過於此二人有詩嘆曰

倒挂城門捧諫章 拚將一死報劉璋

黃權折齒終降備 矢節何如王累剛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却說玄德前車已到墊沮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携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玄德皆用好言撫慰初來便收却說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不可失張松之計太狠統曰此意且勿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

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龐統自欲并法正乃秘而不言涪城離成都

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玄德入

城與劉璋相見各敘兄弟之情禮畢揮淚訴告哀情初見劉表未嘗

而揮淚者以將取其西川故有所不忍而揮淚也飲宴畢各回寨中安歇璋謂眾官曰可笑

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

也吾得他為外援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之矣且慢謝須

乃脫所穿綠袍並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人言劉璋聞

聞時部下將佐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歡

喜劉備柔中有剛其心未可測還宜防之後來此四人皆死於璋笑

日汝等皆多慮吾兄豈有二心哉眾皆嗟嘆而退却說玄德歸到寨

中龐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玄德曰季玉真誠

實人也統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瓚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間吉凶

未可保也劉璋無隙可尋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王赴席於
衣壁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杯為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城
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勸殺劉璋孔明必不出此言玄德曰季王是
吾同宗誠心待吾是賓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是主若行此事
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為也不曰王者不為日霸者亦不為拒絕之甚
統曰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當
圖之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為自已乃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
王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母
之讐必來攻取明公遠涉山川驅馳士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
無益若執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大為失計且恐機謀一洩反為他人
所算龐統只言取之之法正却言不取之害更進一層不如乘此天與人歸之時出其不意
早立基業實為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正是

人主幾番存厚道

才臣一意進權謀

未知玄德心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取川者玄德之心也然乘劉璋之來迎而襲殺之以奪其地不
足以服西川之人心此玄德之所不欲為也龐統以此勸之勸
之不從而欲自行之若孔明處此必不然矣是以龐統之智雖
不亞於孔明而用譎而不失其正行權而不詭於道則孔明又
在龐統之上歟

英雄一生出色驚人之事不可多得得其一便可傳為美談今
偏不止一番却有兩番則子龍之截江奪阿斗是也美雲長者

但稱其單刀赴會而不知已有油江赴會一事以爲之前焉美子龍者但稱其長坂救主而不知又有截江奪主一事以爲之後焉常歷觀前史求其出色驚人者或代止有其一人人止有其一事孰有應接不暇如三國者乎然則既讀三國雖有他書不敢請矣

孫夫人在荆劉備得以孫權之母牽制孫權若使阿斗入吳孫權又將以劉備之子牽制劉備矣英明如夫人豈不知東吳取阿斗之意而乃欲携之以歸耶國太病而取夫人似也其取阿斗則非國太之意可知也取阿斗非國太之意則取夫人亦未必爲國太之意可知也而夫人曾不察焉然則由前而觀不媿爲女丈夫由後而觀依然女子之見耳荀彧之死或以殺身成仁美之者非也初之勸操取兗州則比

之於高光繼之勸操戰官渡則比之於楚漢凡其設策定計無非助操僭逆之謀杜牧譏其教盜穴牆發櫃者誠爲至論矣既以盜賊之事教之後乃忽以君子之論諫之何其前後之相謬耶蓋彧之失在從操之初而欲蓋之以晚節母乃爲識者所笑父兄創業以貽子弟固難子弟能承父兄之業尤難當曹操討董卓之時與孫堅並列權特操之後輩耳操之言曰生子當如孫仲謀隱然以前輩自居而以後輩自權也然袁術以年少輕孫策而曹操正以年少重孫權此老奸識英雄之眼又非他人可及孫權之擊合淝宋謙死焉太史慈又死焉至於濡須而獨能屢勝何也蓋東吳之兵長於自守而短於攻取合淝攻取之兵也濡須則自守之兵也以攻取則一城不能拔以自守雖四十萬之衆可以却之其亦長短之勢有異乎

前卷與後卷皆敘玄德入川之事而此卷忽然放下西川更敘
荆州放下荆州更敘孫權復因孫權夾敘曹操蓋阿斗為西川
四十餘年之帝則取西川為劉氏大關目奪阿斗亦劉氏大關
目也至於遷秣陵應王氣為孫氏僭號之由稱魏公加九錫為
曹氏僭號之本而曹操夢日孫權致書互相畏忌又鼎足三分
一大關目也以此三大關目為此書半部中之眼又妙在西川
與荆州分作兩邊寫曹操與孫權合在一處寫敘事用筆之精
直與腐史不相上下

却說龐統法正二人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
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二人再三說之玄德只是不
從次日復與劉璋宴於城中彼此細敘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
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劍乘

勢殺劉璋如范增之遺項莊延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為樂願舞劍為戲龐

統便呼眾武士八列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

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拔刀靛直視堂上從事張任亦掣劍舞

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與魏將軍同舞如項伯之對項莊二人對舞於筵前

魏延目視劉封封亦拔劍助舞於是劉瓚冷苞劉賢各掣劍出曰我

等當羣舞以助一笑鴻門宴上舞劍只有一人今却玄德大驚急掣

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

會上何用舞劍不棄劍者立斬劉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

侍衛者盡去佩劍眾皆紛然下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鴻

宴上止賜焚噲厄酒今却曰吾弟兄同宗骨血共議大事並無二心

汝等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
忘二人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

義耶今後斷勿為此龐統法正之謀太急不知玄德之統嗟嘆而退却說劉璋歸寨劉瑣等曰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衆將曰雖玄德無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從來帝王事業多是手下人成之璋曰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玄德歡敘忽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領諾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為後文取璋初時不從後因衆人苦勸乃令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守把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玄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玄德遠殺劉璋亦為收民心故耳先收民心而後取西川此是玄德主意早有細卒報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

之機會也此計但說得好聽須知荆州有孔權曰此計大妙正商議間忽屏風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耶

劉表風後之一人是玄德難星衆驚視之乃吳國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惟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前為孫夫人不欲殺玄德

今又為孫夫人因此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尚自不足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孫權喏喏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

遂叱退衆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荆襄何日可得孫權此時還當理怨周郎正沉吟間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

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張昭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荆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若國太聽

得咒他又當着惱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荆州來換阿斗前日折了一箇夫人今如其不然一任動

兵更有何碍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八戶多隨吾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漏洩只此便令起行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為商人分作五船後來呂蒙亦使人扮作客子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取荆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善自入荆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酒淚動問不是大太要歸神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且夕只是思念夫人僕夫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阿斗不是孫夫人養的既非國太親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準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如何不愧便將七歲孩子阿斗載在

車中

昔日長坂坡前趕了一箇死夫人保來今日荆州城裡幾被一箇活夫人取去

隨行帶三十餘人名跨

刀劍上馬離荆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

頭鎮下在船中了周善方欲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

容與夫人饒行視之乃趙雲也來得突兀阿斗會做趙雲懷中之

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

沿江趕來前吳將追夫人是旱路今子龍追夫人是水路前周善手

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當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

來擺列在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

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

忽見江灘斜纜一隻魚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鎗跳上漁船只兩人

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漁船只取得魚今却備他周善

教軍士放箭趙雲以鎗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文餘吳兵

用鎗亂刺趙雲棄鎗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劍在手分開鎗棚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此一躍之功抵吳兵盡皆驚倒趙雲入船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若非昔日在子龍懷中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喏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探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覩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血極似糜夫人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道理有得他說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宛然是昔日叱喝徐盛丁奉面孔雲曰若不留下小主人總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摔子龍前番救阿斗是殺着女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何等番奪阿斗却撞着爽快欲要傍岸又無

幫手欲要行兇又恐碍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前做了男贈家今却做了雄乳娘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稍挾住舵只顧放船下水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船上磨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不獨子龍至此亦替子龍着急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嫂留下子龍着急其聲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箇哨息急急來油江夾口正撞着吳船急忙截住後見其人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一顆人頭擲當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為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快人快語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哥哥回報須誤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張飛與趙雲商議若

逼死夫人非為臣下之道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前日夫婦歸荆追之者意不在婦而在子乃謂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

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回

船東吳許多將佐追不得劉備轉去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人有

詩讚子龍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 今日飛身在大江

船上吳兵皆膽裂 子龍英勇世無雙

又有詩讚翼德曰

長坂橋邊怒氣騰 一聲虎嘯退曹兵

今朝江上扶危主 青史應傳萬載名

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前寫張趙今寫孔明若孔明此時不來便疎見阿斗已奪回大喜三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

關報知玄德却說孫夫人回吳且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

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讐如何不報喚

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此處只敘孫權取荊州之謀便不敘母女怎生相見并真病假病緣故此首筆

法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讐曹操起兵不

敘來却在孫權一邊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議拒敵曹操又報長

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書上呈權拆視之書中勸孫權遷

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遷於此以為萬世之業為後

帝張孫權覽書大哭謂眾官曰張子綱勸吾遷居秣陵吾如何不從

即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石頭城自此而始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

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跣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

有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人尚不暇及水何能入船

平能守而後能戰有備而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

後無患呂蒙可謂善計

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曉夜併工刻期告竣以下按過孫權接敘曹操却說曹操

在許都威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

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櫛風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凶與百姓除

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

功德蓋昭前請遷都許昌今又請加九錫全是你道那九錫

一車馬大輅成幣各一大輅金車也戎二衣服袞冕之服赤鳥副

赤鳥朱轎兵車也玄牡二駟黃馬入匹三樂縣樂縣王者四朱戶居以朱戶

五納陛納陛以登六

虎賁虎賁三百人七鈇鉞鈇鉞各一鈇即八弓矢彤弓一彤矢百

十燕矢千九秬鬯圭瓚秬鬯一鹵圭瓚副馬秬黑色也鬯香酒灌

以祀先王也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

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荀彧向為曹操心腹今日忽然作此

淡荀彧不淡而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眾望

遂上表請尊操為魏公加九錫操願善墓道曰曹侯之墓荀彧嘆曰

吾不想今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為不助已也建安十七年冬十

月曹操與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已之心托病止

於壽春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曹操有九錫荀盒上有操親筆

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彧會其意遂服毒而亡漢文帝賜食於周

猶有食也今操以空盒賜荀彧是并食亦無年五十歲後人有詩嘆

曰

文若才華天下聞 可憐失足在權門

後人休把留侯比 臨沒無顏見漢君

其子荀惲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諡曰敬侯且說曹操

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

江一帶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方見藏兵在塢之妙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擺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擺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邊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劉璋降操而操薄之孫權非操而操嘉之奸雄賞鑑亦自不凡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又一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為首馬上人碧眼紫髯眾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軍一敗操回寨重賞許褚責罵眾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是夜二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赤壁之火於此再見却被吳兵劫入大寨殺至天

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探軍再敗操心中鬱悶問看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以准備夾濡須水口為塢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不應便程昱出操伏几而臥忽聞潮聲洶湧如萬馬爭奔之狀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光華射目仰望天上又有兩輪大陽對照口而有三正應鼎足之象忽見江心那輪紅日直飛起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正征戰時忽然叙却一夢一部三國皆當作如是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教備馬引五十餘騎遙奔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孫權之母夢日而生權曹操之夢正與權母之夢相合三十八回中事於此照應出來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為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

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
吾非不尊漢朝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孫權題曰操大怒叱諸將上
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武
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眾將回走背後
四將趕來甚急趕到半路許褚引眾虎衛軍敵住救回曹操操軍吳
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閒人物紅日之應
久後必為帝王正與秣陵王氣相應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恥笑進
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省却無直至來年
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赤壁連環
如在岸上濡須雨後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眾謀士商議或勸
操收兵或云曰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定忽報東吳
有使齎書到操啓視之書畧曰

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案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于戈殘
虐生靈豈仁人之所為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去如其不然復
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

書背後又批兩行云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操以權為英雄權亦以操為英雄正是兩心相照

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也

操畏權權亦畏操若云重賞來

使遂下令班師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赤壁

火而退濡須以遇水孫權亦收軍回秣陵權與眾將商議曹操雖然

批去劉備尚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荊州張昭

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正是

孟德雄兵方退北

仲謀壯志又圖南

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讀前卷而見孫與劉之相離讀此卷而見備與璋之相惡一取妹而一奪子孫劉之所以離也一吝糧而一毀書璋備之所以惡也然孫劉之離者可以復合而璋備之惡者不可復合何也璋既迎備則已有不能更拒之勢招之來而又欲磨之去則首鼠兩端而釁必起矣備既入川則已有不能不取之勢入其境而不忍取其地則進退維谷而禍及身矣總之召虎易而遣虎難入險易而出險難耳

玄德初以徐州爲家而布奪之操又奪之繼以荊州爲家而操失之權又爭之惟至於西川則真爲玄德之家矣然其受陶謙之讓而不受劉表之讓者懲於徐州之得而復失故重發於劉表也不奪同宗之荆而獨奪同宗之益者懲於荊州之遲而滋議故不得復重發於劉璋也此其先後遲速之機因時而變者然也

龐統之計三一曰取成都二曰取涪關三曰回荊州夫回荊州則是無策矣不可謂之下策也統之意本以襲殺劉璋於初迎之時爲上計而自葭萌取成都爲中計自葭萌取涪關爲下計玄德之從其中猶是從其下耳然殺劉璋而急取之則人心不附而撫之也難不殺劉璋而緩取之則人心可服而享之也固是取乎其下者乃其所以爲上歟

觀於張肅張松而有慨於兄弟之間也一則賣主求榮而不肯其兄一則懼禍及已而不顧其弟在同胞之兄弟且然而况備

與璋之以同宗通譜者耶讀書至此為之三嘆立德其不用將而善於用老者乎急於取川者壯旺之謀也緩於取川者老成之算也魏延以壯而敗黃忠以老而勝老成則吉壯罔則凶為將之道固然將將者用兵之道何獨不然有以閒筆為伏筆者正當于戈爭鬪之時忽有一紫虛上人如古木寒鴉蒼巖怪石此極忙中之閒筆也乃涪關之役龐統未死孔明未來而紫虛早有一鳳墜地一龍升天之語則已為後文伏筆也與雲長在鎮國寺中見普淨和尚立德在南漳莊上見水鏡先生一樣筆墨文有正筆有奇筆如立德之殺楊高士元之取涪關劉瓚之謁紫虛令苞之議決水皆以次而及者也正筆也如黃忠之救魏延立德之入敵寨魏延之捉冷苞法正之見彭義皆突如其來者也奇筆也正筆發明在前奇筆推原

在後正筆極其次第奇筆極其突兀可謂敘事妙品

却說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與師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荆州來若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前者立德欲救孫權而致書於馬超是不救之救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訖且說立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荆州權勝亦必取荆州矣為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荆州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荆州吾與孫權唇齒之邦不容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荆州與孫權會同破曹操孫權之書以劉備結連東吳為名立德之書又以東吳求劉備為說大家錯題互相欺証正是一對空頭

奈兵少糧缺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斛相助請
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此處不即說明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
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聞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同使者入成都
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看畢問楊懷為何亦同來楊懷曰專為此書
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
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
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口劉備梟雄久留於蜀而不還是縱虎入室
矣今更助之以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翼乎虎誰知火已熾不可滅
虎已入不眾視其人乃零陵丞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巴
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苦諫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發
書遣使報玄德是援之仍令楊懷高沛緊守關隘劉璋使者到葭萌
關見玄德呈上回書玄德大怒曰吾為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

吝當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正欲尋開得此
使者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為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
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
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此為上
計若此比席間殺劉璋楊懷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仗強兵拒守關隘今
主公佯以回荆州為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
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此中計風雅還還白帝
連夜回荆州徐圖進取此為下計若棄葭萌而歸此玄德所必不願
也龐統特以此句激之欲其行上耳二計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實是確話玄德曰軍師上
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遲不疾可以行之玄德不用上計而用於
是發書致劉璋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眾將抵敵不
往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

德欲回荆州只道是真心玄德此時不會知會得張松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

玄德却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

肅見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

於地書圖藏得甚緊被肅從人拾得席散後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

之書略曰

松昨進言於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順守古人所貴

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荆州乎使松聞之如有

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松當為內應萬勿自誤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具

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欲獻西州劉璋大怒曰吾並未嘗薄待他何

故欲謀反一向尚遂下令提張松全家盡斬於市後人有詩嘆曰

一覽無遺世所稀 誰知書信泄天機

未觀玄德興王業 先向成都血染衣

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當如之何黃權

曰事不宜遲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

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各關去訖若依龐統上計則却說立

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懷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

將聞報商議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刃在

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龐統正欲於送行時殺二將二將

同心但二將知楊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

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玄

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隄防之此句若彼不來便起兵逕取

其關不可遲緩此句是實正說間忽起一陣旋風把馬前帥字旗吹倒不

風旗告變龐統曰此何兆也統曰此警報也楊懷高沛二

統已知之矣

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鎧自佩寶劍防備人報
 楊高二將前來送行玄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分付魏延黃忠但關上
 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箇也休放回為下文賺二將得令
 而去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刃帶二百軍兵揮羊送酒直
 至軍前見並無崔備心中暗喜以為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正與龐
 統坐於帳中二將聲喏曰聞皇叔遠回特具薄禮相送遂進酒勸立
 德玄德曰二將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玄德不肯自飲教他先
 將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聞人退避遂將帶來二
 百人盡趕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二賊帳後劉封關平應
 聲而出楊高二人急待爭鬪劉封關平各捉一人玄德喝曰吾與汝
 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
 果然各搜出利刀一口亦將舞劍以統便喝斬二人玄德還猶未決

統曰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誅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
 前黃忠魏延早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箇玄德喚入各
 賜酒壓驚善買玄德曰楊懷高沛離間吾兄弟又藏利刀行刺故行
 誅戮爾等無罪不必驚疑眾各拜謝龐統曰吾今即用汝等引路帶
 吾軍取關各有重賞不欲走透一眾皆應允是夜二百人先行大軍
 隨後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
 家軍即時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關只殺得兩人蜀兵
 皆降立德各加重賞隨即分兵前後守把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
 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為樂乎未免露出真情玄德在劉
 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昔日武王
 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歟以紂比劉璋亦擬之汝言何不
 合道理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亦有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

夜酒醒左右以遂龐統之言告知立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表陞堂請

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犯幸勿挂懷龐談笑自若玄德曰昨

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一語水釋玄德亦大

笑其樂如初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將襲了涪水關大驚曰

不料今日果有此事始信王遂聚文武問退兵之策黃權曰可連夜

遣兵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璋遂令

劉瓚公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是夜往守雒縣以拒劉備四將行

兵之次劉瓚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

貴賤吾輩今日行軍正從錦屏山過何不試往問之正斬殺時忽見

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夫語瓚曰不然

聖人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避凶既一

主又何趨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問徑樵夫樵夫指高山絕

頂上便是上人所居四人上山至菴前見一道童出迎極於水鏡問

了姓名引入菴中只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求問前

程之事紫虛上人曰貧道乃山野廢人豈知休咎劉瓚再三拜問紫

虛遂命道童取紙筆寫下八句言語付與劉瓚其文曰

左龍右鳳飛入西川雒鳳墜地為落鳳臥龍升天一得一失天數

當然見機而作勿喪九泉

劉瓚又問曰吾四人氣數如何紫虛上人曰定數難逃何必再問無一生還亦

先伏下一筆瓚又請問時上人眉垂目合恰似睡着的一般並不答

應四人下山劉瓚曰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叟也聽之何

益張任不降之遂上馬前行既至雒縣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劉

瓚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着二人守

城二人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劄下兩箇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

鄧賢曰某願往結寨劉瓚大喜分兵二萬與冷鄧二人離成六十里

下寨玄德以二將當先劉瓚亦有二將當先劉瓚張任守護雒城却說玄德既得涪水

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瓚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

二萬軍離城六十里劄下兩箇大寨玄德聚眾將問曰誰敢建頭功

去取二將寨柵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寫黃忠不異廉頗馮援玄德曰

老將軍率本部人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鄧賢營寨必當重賞黃

忠大喜即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矍鑠哉忽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

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

已領下將令你如何敢攙越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為能吾聞冷苞

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近他不得豈不悞了主公大

事魏延激惱黃忠則黃忠之成功愈必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吾老

敢與我比試武藝麼此處黃忠欲與魏延比試後文關公亦欲與馬超比試前後相映魏延曰就主

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黃忠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

過來人雖老實刀不老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

力今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須悞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

論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今冷苞鄧賢下了兩箇營寨今汝二

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為頭功贏者便為壯輸者便為老於

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

二人去恐於路上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為後應預知魏延必玄德留

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却說黃忠歸寨傳令

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却暗使

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

暗喜分付眾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斷殺時

齒寫魏延貪功亦甚壯勇軍士得令都飽餐一頓馬摘鈴人銜枚卷旗束甲暗地

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
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
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裡去彼後我先宜右急
之推諉退避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少歇排左魏延好勝視今
者何啻天淵刀器械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已有準備了如此早去又吃
清早起又一聲砲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
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漢軍走了半夜人
馬力乏抵當不往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脚亂撤了冷苞撥馬
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敗正為婢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
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裡截出來大叫魏延快下馬受降魏延策
馬飛奔那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將魏延掀將下來讀者至此必
賢馬奔到挺鎗來刺魏延鎗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

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
此先聞其弓後見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
勢追趕川兵大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魏延在長沙城上救了殺
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
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旗幟全
別冷苞大驚攙住馬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寫
突兀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大喝道寨子吾已奪下汝欲何往原來玄德
引兵從後接應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補敘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
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鈎齊舉把冷苞活捉
了寫得原來却是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
伏在這裡等箇正着補敘用繚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却說玄德
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善買人必又

諭眾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者放回之人又將為未取黃忠安下寨脚邊來見玄德說魏延違了軍令可之地布其先聲耳斬之玄德急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善於玄德重賞黃忠自不老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瓚張任與某為生死之交若肯放某回去當即招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回雒城總是收用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待人人不負我却說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瓚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今人有諱言沒體面事者往此劉瓚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眾商議長子劉循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既吾兒肯去當遣

誰人為輔一人出曰某願往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為副將吳懿保吳蘭雷同二人為副將三人後皆為劉備所用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瓚張任接着具言前事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大急前面寨占山脚其形最低某乞五千軍各帶鋤鋤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渰死劉備之兵也熱人用火冷人用水一笑吳懿從其計即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準備決水器械却說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卒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張魯與兵不從張魯一邊敘來却從玄德一邊聽得此省筆之法玄德驚曰若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之何龐統謂孟達曰公乃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關如何達曰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

為中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表字仲魏玄德大喜即時遣孟
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玄德此時腹背受敵亦大危事却只使龐統
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
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髮短而甚長衣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
人也其人不答逕登堂仰臥牀上來得怪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
且消停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作怪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
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作怪統疑惑不
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
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奇陞階視之其人躍起曰孝
直別來無恙正是

只為川人逢舊識 遂令涪水息洪流
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前文之決水者二曹操之決泗水以淹下邳決漳水以淹冀州
是也後文之決水者一關公之決湘江以淹七軍是也獨此卷
於涪水之決則欲決而不能決遂不果決有前之二實不可無
此之一虛有此之一虛然後又有後之一實文字有虛實相生
之法不意天然有此等妙事以助成此等妙文
觀於龐統之死而知荆州之所以失關公之所以亡也何也龐
統不死則收川之事委之龐統而孔明可以不離荆州縱使撫
川之事托之孔明而荆州又可轉付龐統雖有呂蒙陸遜何所
施其詭計哉故凡荆州之失與關公之亡不關於呂蒙之多智

陸遜之能謀而特由於龐統之死耳然則謂孔明之哭龐統卽爲關公哭也可卽爲荊州哭也可

甚矣躁進之心不可不戒而人已猜嫌之情不可不忘也龐統未死之時星爲之告變矣馬又爲之告變矣而統乃疑孔明之忌已欲功名之速立遂使鳳兮鳳兮反不如鴻飛冥冥足以避弋人之害嗚呼雖曰天也豈非人也

孔明隆中決策之語其曰外結孫權所謂東和孫權也其曰然後中原可圖所謂北拒曹操也其告關公卽以此耳况孫夫人在而孫劉暫合孫夫人去而孫劉遂離孫旣與劉離必將北與操合濡須之戰權不致書於備以求援而獨致書於操以解兵便有與操連和之機矣孫與劉離不足憂而曹與孫合則大可懼苟但知北拒曹操而不知東和孫權其又何能拒操也耶

翼德生平有快事數端前乎此者鞭督郵矣罵呂布矣喝長坂矣奪阿斗矣然前數事之勇不若擒嚴顏之智也擒嚴顏之智又不若釋嚴顏之尤智也未遇孔明之前則勇有餘而智不足旣遇孔明之後則勇有餘而智亦有餘蓋一入孔明薰陶而莽氣化焉驕氣亦化焉勇不可學而智可學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則孔明教之云

嚴將軍頭本未嘗斷而有斷頭將軍一語遂使千古傳爲美談文天祥正氣歌曰爲顏將軍頭而元人弔天祥詩亦曰忠如蜀將斬顏時竟似顏將軍真曾斷頭也者可見人雖不死不可以畏死雖不必不生不可以貪生人但知樹林中過去之張飛是假不知大寨中跌足大叫之張飛亦是假後之張飛是以假張飛扮作真張飛前之張飛是以真張飛扮作假張飛後之以假

為假固奇前之以真為假尤奇

却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黃漢人
 姓彭名美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髡為徒隸
 因此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問美從何而來美曰吾特來救汝數萬
 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妙在不即說明先作此驚人之語法正忙報玄德玄德親
 自謁見請問其故美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魏延
 黃忠在彼美曰為將之道豈可不知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動
 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逃也冷苞之計早被猜破玄德大悟彭美曰星
 星在西方太白臨於此地當有不吉之事切宜慎之借決水一事照下落鳳坡方
 又說天文總說地理便玄德即拜彭美為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
 心巡警以防決水營甚妙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
 到來互相通報却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

而進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
 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冷苞正奔走間撞着魏延交馬不
 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冷苞第二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又被黃
 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玄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
 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玄德設宴管
 待彭美忽報荆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奉書至此玄德召人問之
 馬良禮畢曰荆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信玄德拆書
 觀之畧云

亮夜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亥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
 雒城之分主將帥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謹慎彭美之言早與孔明相合
 玄德看了書便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將回荆州去論此事龐統暗
 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此書相阻耳此土元不乃對及孔明處

玄德曰統亦算太乙數已知罡星在西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
事亦算得着統亦占天文見太白臨於雒城先斬蜀將冷苞已應凶兆矣
只因自己心熱却畫主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玄德見龐統再三催
促乃引軍前進黃忠同魏延接入寨去龐統謂法正曰前至雒城有
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封之並無差錯照應
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
門兩條路皆可進兵龐統謂玄德曰統令魏延為先鋒取南小路而
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俱作畫玄
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
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邀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玄德曰軍師
不可吾夜夢一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覺來猶自臂疼此行莫非
不佳玄德以伏龍鳳雛為左右也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理之自然

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夢是夢
不似今人軍師還守涪關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
但看夢書不欲令統獨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前只肚裡尋思心疑
則致夢何凶之有統肝腦塗地今却口中說出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來早准行
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黃忠魏延領軍先行玄德
與龐統約定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揪將下來又是一箇預兆玄德跳
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
不曾如此玄德曰臨陣眼生悞人性命吾所騎白馬性極馴熟軍師
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
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說出死字又遂各上馬取路而
進玄德見龐統去了心中甚是不快怏怏而行又是一箇預兆却說雒城中
吳懿劉瓚聽知折了冷苞遂與眾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

小路最為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忽報漢
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
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
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的盧救了玄德自馬送張任大喜傳令教
如此如此却說龐統迤邐前進擡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
末秋初枝葉茂盛百忙中又來此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
何地數內有新隆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
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臥龍崗為孔明之始落鳳坡令後軍疾
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砲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
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後人有詩嘆曰

古峴相連紫翠堆 士元有宅傍山隈 兒童慣識呼鳩曲
閭巷曾聞展驥才 須計三分平刻削 長驅萬里獨徘徊

誰知天狗流星墜 不使將軍衣錦回
先是東南有童謠云

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纔到半路裡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送

風隆漢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又與紫虛上人語相應

天飛西川之謠曰蜀道通時只有龍前之龍應

當日張任射死龐統漢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

魏延忙勒軍欲回奈山路逼窄斷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

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慌魏延不死者天幸也而士元獨不得遂天幸惜哉有新降

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從其言當先開路殺奔雒

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吳蘭雷同也後面張任

引兵追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

蘭雷同後軍自亂二將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

拍馬大叫文長吾特來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前是魏延兩擒冷苞此是黃忠兩救
魏延一卷之內又自相對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劉瓚引兵
殺出却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
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裡截出劉瓚吳蘭雷同當先趕來玄
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關鳳既死龍亦受困蜀兵得勝迤邐追趕
玄德人困馬乏那里有心廝殺且只顧奔走將近涪關張任一軍追
趕至緊幸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二將領三萬生力軍截出殺退張
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白馬既亡何馬何忙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
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
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望西痛哭不已接與之歌是悲生鳳遙為
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
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荆州請諸葛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正

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
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謹守城池玄德
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荆州請軍師去為後文關公筆關平
領了書星夜往荆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却說孔明在荆州
時當七夕佳節大會眾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只見正西上一星其
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擲杯於地掩面哭曰哀哉痛
哉眾官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
天狗犯於吾軍只因天上一狗失却人間一太白臨於雒城已拜書
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大哭曰
今吾主喪一臂矣與玄德之夢相應眾官皆驚未信其言孔明曰數日之內
必有消息是夕酒不盡歡而散數日之後孔明與雲長等正坐間人
報關平到眾官皆驚關平入呈上玄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

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本為渡鵲佳期却為落鳳忌日孔明

明大哭眾官無不垂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

得不去西川失了一鳳換去一龍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荆州荆州乃重地于

係非輕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明言其人吾已知其意了在下書人身上着眼

乃將立德書與眾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荆州托在吾身上教我自量

才委用雖然如此今教關平齎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德

差關平之意在孔明中說出妙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又將首卷中事一提可竭力保守此

地責任非輕公宜勉之荆州去了一龍止留一虎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

設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擎着印曰這干係都在將軍身

上鄭重之至寫得如畫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與龐統說死字前後相對孔明

見雲長說箇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

兵來到當如之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

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荆州危矣未得西川而荆州之

失已兆吾有八箇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荆州雲長問那八箇字孔明

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只重在東和孫權一句八箇字只四雲長曰

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

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荆州自六十四回中

後便與雲長不復相見今自此卷中孔明入川之一面親自統兵入

川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

為頭功旱軍又撥一枝兵教趙雲為先鋒沂江而上會於雒城水軍

孔明隨後引簡雍蔣琬等起行那蔣琬字公琰襄鄉人也乃荆

襄名士現為書記此處鋪敘蔣琬來歷殊不貴筆當日孔明引兵一萬五千與張飛

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為據

筆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

筆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

筆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

筆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

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悞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隱然又是據在城郭不墜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住大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卽踏平城郭老幼不留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立德入川拊心而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者也可謂識後聞立德據在涪關大怒屢欲提兵往戰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補筆到當日聞知張飛兵到便點起本部五六千人馬準備迎敵或獻計曰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眾曹操亦聞風而避之不可輕敵又將四十二今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

戰必怒怒則必以暴厲之氣待其軍士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也以昔日張嚴顏從其言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一箇軍士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問之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匹夫怎敢無禮吾嚴將軍豈降賊者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人割下耳鼻却放回寨寫嚴顏如此見下文義軍士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目披挂上馬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眾軍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又被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一箇人出張飛忍一肚氣回寨次日早晨又引軍去搦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與黃忠射開飛指而恨曰吾奉住你這老匹夫我親自食你肉寫張飛如此忿怒愈到晚又空回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原來那座城子是箇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

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挂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
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
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至此已氣張飛在寨
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思得一計教眾軍不要
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却只教三五十箇軍士直去城下
叫罵引嚴顏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來小軍連
罵了三日全然不出又氣了張飛眉頭一縱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
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張飛此時不嚴顏在城中連日
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着十數箇小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潛地
出城雜在軍內入山中探聽飛已在張當日諸軍回寨張飛坐在寨中
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此是昔日張飛真面目只見帳前
三四箇人說道將軍不須心焦這幾日打探得一條小路可以偷過

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箇去處何不早來說莽人假莽粗人
精極眾應曰這幾日却絕哨探得出張飛曰事不宜遲只今二更造
飯趁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啣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
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便滿寨告報妙人探細的軍聽得這箇消息
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顏大喜曰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能料其
料其細能料其莽不能料其精你偷小路過去須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
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我之計誰知反中了即時傳令教軍士准
備赴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
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
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嚴
顏自引十數裨將下馬伏於林中約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
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讀者至此正不知張飛如何去不得三四里

昔後車仗人馬陸續進發嚴顏看得分曉編說是看一齊擂鼓四下
伏兵盡起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聲鑼响一彪軍掩到大喝老賊休
走我等的你恰好嚴顏回頭看時為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頤
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張飛忽然有兩張飛好生作怪讀者
至此幾疑是西遊記身外身法
矣四下裡鑼聲大震眾軍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
十合張飛賣箇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撞將入去扯住嚴顏
勒甲縋生擒過來擲於地下眾軍向前用索綁縛住了原來先過去
的是假張飛此處方絕敘
明絕妙用筆料道嚴顏擊鼓為號張飛却教鳴金為號
金响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張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
已自入城張飛叫休殺百姓出榜安民羣力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
廳上嚴顏不肯下跪硬飛怒目咬牙大叱曰大將到此何為不降而
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

軍無降將軍二語傳為
千古美談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砍頭
便砍何怒也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乃回嗔作喜下階喝
退左右親解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
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此處出人意不
料也嚴顏感其恩義乃降後人有詩讚嚴顏曰
白髮居西蜀 清名震大邦 忠心如皎月 浩氣捲長江
寧可斷頭死 安能屈膝降 巴州年老將 天下更無雙
又有讚張飛詩曰
生獲嚴顏勇絕倫 惟憑義氣服軍民
至今廟貌留巴蜀 社酒雞豚日日春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無可以報願施犬
馬之勞不須張弓隻箭逕取成都正是

只由一將傾心後 致使連城唾手降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